

◎人生絮语



人生如夏

对于夏天，多数的人或许都觉得太过于热情奔放了，的确，那骄阳似火的天气，着实让人感到了它的威力。多数人都不太喜欢夏天，只因它太热，太让人难以承受。然而如若将夏天比喻成我们的人生，那么这如火的人生，这热情奔放的性格，难道就不值得我们去拥有吗？

夏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都是值得思考的。你看那热情似火的阳光，那开放在阳光下的夏花，他们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积极，阳光，向上。那么作为我们个人来讲，是否也应该具有这样的品质呢？

我的一位朋友就是这样的人，无论生活给予她的是什么，她都能够笑着去面对。很少见她怨天尤人，也很少见她对着家人抱怨。事情来了，她总以最好的心态去面对，去解决。同时她待人也非常的热情，与她交往多年，很少见她有愁眉苦脸的时候。

记得有一年，她的孩子生了重病，当医生告诉她结果的时候，她对我说，那一刻感觉到整个天都塌了下来。看着她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当时我就在想，这样的她，能够撑得过去吗？还能像以前那样积极热情地去面对这件事情吗？

原以为她会撑不下去，没曾想她硬是撑了下来。不仅积极地为孩子治病，工作上也取得了成绩。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在一次与她聊天的过程中，她对我说：“当时我以为自己会垮，可是细想一下，我若是垮了孩子怎么办，家人又该怎么办？于是我告诉自己，打起精神来，每一天都积极地去面对。”

正因为她有这样的心态，在面对孩子治疗的时候，她从来没有被动地等待，而是四处联系医院，只要是有一线生机，她都会去尝试。她曾说过，我尽力了，我尝试了，即使是结果不如人愿，那么我也就心安了。正因为她的这番努力，孩子最终战胜了疾病。

如今的她经历了当年的那件事情之后，整个人变得更加坚强。我想正是因为她的性格，决定了她有今天这样的结果，如若当年的她，整天哭哭啼啼，不积极地寻求治疗的方法，也许结果将有所不同。人生应该如同夏天般热情

似乎火，应该如夏花般灿烂。

此时想起了她的一句话，那就是打起精神来，每一天都积极面对。的确，打起精神来，每一天都要积极面对。就像是那夏天的骄阳热情如火，就像那绽放在阳光下的夏花。且让我们的每一天都以这样积极的心态去面对，那么无论在生活中遇到困境或者是逆境，都能够迎刃而解。文/朱凌

◎往事情怀

拔芦草

这几年在乡下，经常去农田里走走。看到那一片一片茂盛的芦草，亲近、欢喜、伤感的情绪齐齐涌上心头。

四十五年前，十二岁的男孩女孩，已经早早地为家庭做贡献了。利用星期天节假日，春季打高粱玉米茬子，做饭生火用；夏秋给猪羊挑苦菜割青草，冬季接蒿蓬。除了这些，最钟爱的是拔芦草。因为它能卖钱。为什么是拔却不用镰刀割？带着草根的芦草有分量，含钱。当然了，拔出来的草根越长越好，不用管牲口爱吃不爱吃。肯定要费劲费手了，一不小心手上就被草叶拉出来的血口子。

晒干的芦草一斤五分钱，没有晒干的芦草一斤二毛钱。要卖到察素齐镇中山大队运输公司，运输公司的车队全是清一色的毛驴车。我们村在察素齐往南十五公里，要送到运输公司实际十五公里的路程。这么远，没有交通工具，怎么把一二百斤的草捆子运过去？小铁帽大队也有运输车队，只是规模小，充其量才三辆三匹马拉的胶轱辘车，差不多隔一两天就要到察素齐送青砖。在察素齐镇卸下青砖后，再去西沟里煤窑拉无烟煤，供社员们冬天土炉子取暖用。

我的大姑父正好是队里赶马车的，有这层亲戚关系，我们可以经常的搭顺风车卖芦草。白天，父母亲、舅舅、我和弟弟有空就拔芦草，攒够两大捆，一百五六十斤，第二天赶大早，天还黑黢黢的，就把草捆子搬到公路上，等大姑父的马车。天色快亮了，先听见马蹄子下的铃铛声音和马车轴的吱扭声，渐渐地能看见马车队过来了，动听的刹车声响起来了，还有车馆喝马驻蹄的吆喝声。提着的心落回肚子里，今天又能顺利的卖芦草了。有时候搭车卖芦草的有六七家甚至十几家，几十捆芦草，十几个人，三挂马车上都堆满了。马蹄得得，夹杂着大人说的说笑，差不多不到三个小时就到了。当然，来回搭车都是免费的。

中山大队运输公司负责收购芦草的小个子老头，灰白头发，大眼睛，河北口音，态度很好，不拿架子。一过秤就结算现钱。当年，三块钱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呢，打一斤醋也就五六分

钱，七分钱买两张灰白色的纸，裁成十六开大小，用线装订，一个漂亮的作业本就有了。最好的白纸一张五分，做作业本还有些舍不得。三块钱够一个家庭支撑一阵子了。出了公司大院，也就接近中午了。步行十来分钟到中心商业街国营大食堂，五分钱加上二两粮票买一个素焙子，接一碗免费的开水就着吃了。有时候也奢侈一把，大食堂往东不远，路北有个回民食堂，一碗葱花面一毛二分钱再加二两粮票。其实，更多的时候都是怀里揣着窝头，当作中午的干粮。肚子勉强不饿了，再沿马路到火车站前街等顺风车回家。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两边都是西园子大队的菜园子，记忆中尽是葫芦和茄子。路边就没看到黄瓜西红柿。

有一年雨水充沛，芦草也长得欢，我们家卖芦草的钱算起来有二百来块。差不多是一个公职人员小半年的收入。解决了家里不少难处啊！

拔芦草的人多了，芦草逐渐稀少了。芦草的长势赶不上人力的收割。不像现在，有的地方长出一片芦草，就像湖里的芦苇。

后来，运输公司鸟枪换炮，吃草的驴马骡子换成了冒烟的机动车：拖拉机、汽车……农村变化也挺大，土地承包到户，有了自己土地的乡亲们个个干劲十足，农田里哪能看见草呢？更别说芦草了。芦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。手里抓住一把芦草，思绪万千，百感交集。文/胡利平

◎闲看简说

一辈子做错一件事

年轻的时候他就瘦。一米六几的小个子，体重也只有七八十斤，裹在灰蒙蒙的旧中山装里，像个陈年的小纸人儿。调皮的孩子看见他，总喊喊喳喳地笑说：文主任那身板儿，微风一吹，能飘走，大风一刮，能升空。他有时听见了，回头会心而羞怯地笑，心想这些孩子们也真是聪明，这么精妙的比喻，亏他们想得出来。现在，他真的“升空”了——咽下最后一口气，理该是已然跟这个世界一刀两断，可是，那瘦小得如同一根老丝瓜的肉身却仿佛格外沉重起来，坠得他苦苦挣扎，眼睛都是半闭半开的。

家人说，他临走前，还有一个心愿没有了。

他是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。小心翼翼、克勤克俭地一辈子，说起来，也算得上无功无过。只有一件事，别人看来也是见怪不怪了，他却到死都放不下，半辈子想起来都后悔，或者说，是羞愧。

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高考前夕，要选拔一个保送生上师大。有个叫雨竹的女孩子，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，除了学习成绩

名列前茅，还是历年的市级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，加上那孩子本人也有去读师范的意愿，自然，是大家公认的保送第一人。一直到填写推荐表格，他都没有私心，可是临到往区里报送的前一天，他竟然在那个雷雨瓢泼的夜晚，鬼使神差地有了“一念之差”，他没有想到，因为这个一念之差，很多东西都变了。

那天晚上，家里来了客人。是个学生家长，一个肥头大耳的包工头，带着一篮子顶盖儿肥的海蟹。那时候，海蟹是稀罕物，像这样饱满壮硕的极品，更是像他这样的工薪阶层，根本就不敢存什么念想的。面对这样贵重的礼物，他诚惶诚恐地推辞，包工头很职业地哈哈笑着，伸出两只肥嘟嘟的肉手亲昵地拉着他的细胳膊说，一个亲戚给拿来的，我吃不了又没处存，顺便捎过来几个，给侄子侄女们嗑着玩。

他的内心不是没有抗拒，或者说是犹豫的，但是最后，却鬼使神差地收下了这一篮子海蟹。当然，第二天一早回到学校，也换了推荐的人。

再看到雨竹，他总是心虚。“你学习好，念师范可惜了。还是好好读，完了考个好大学吧！”有一回忍不住，他这样对雨竹说。明白地知道自己是在自欺欺人，紧张得有点喉咙发紧。那孩子只笑了一下，转身走了。他站在原地看着她一步步走远，竟然有一种被唾弃的恐惧。他开始越发地为那孩子委屈，恨自己为一篮子螃蟹，亏了心。

纸里包不住火，学校里很快便有了这样那样的风言风语。可是一篮子海蟹，实在也算不得行贿受贿，况且又无人投诉举报，事情也就那么过去了。雨竹每次碰见他，照例会彬彬有礼地问一句：文主任好。他“好、好”地应过之后，时常会心虚：文主任好……我，好吗？

后来，他退了休。教育局分给他一套房，偏偏正好跟雨竹的父母在一个小区。同是教育口的人，大家还是和谐热络的街坊，对当年的那段交集，彼此心照不宣。可是，看着雨竹因为没考上大学，在就业、升职时遇到的种种障碍，他心里更有一点愧疚，甚至罪恶。这种感觉像一块不断发酵的面团，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，到他病重弥留的时候，已经大得让他喘不过气来了。

于是，在雨竹的父母来探望时，他托他们夫妻俩给女儿带话：他亏欠了雨竹那孩子，很想见她一面，亲口说一声文老师对不起她。可是，雨竹当时正在外地培训，自然也不会单为了这个跑回来。他等不及，终于半睁着一双眼走了，面容纠结十指紧攥，总之，走得很不安心。

雨竹回来后，去文家拜访。听师母说起这些，鼻子也忍不住

发酸：“这样的事多了，文老师这样，也不算什么。为了这个不得安宁，说明他是个好人。”

是啊，好人。对于一个好人来说，一次违背底线的过错，或许就是永久的折磨。文/阿简

◎城市笔记

雨中

大雨来了，站在窗边我打量了一眼临湖路。道路被冲得格外干净，柏油路面泛着黑，黄色交通线显得格外醒目，行道树绿油油的，路上行人少，几把雨伞也是匆匆飘过。

刚坐下，准备整理一个文案。伴着雨声，窗外忽然传来车辆哗啦声和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我连忙站起来观看窗外动静。原来是一位骑城市电单车人摔倒了。

电单车倒在慢行道路边，他摔在一旁。车边有滚落下来的几个玻璃瓶，都碎了。

兴许大雨中慢车道变得空旷起来，他赶得急，穿着一一次性塑料雨衣，速度快。在途经楼下这段路时，贴着人行道的路面有口水井，黑色长方形铁井栏，表面光滑。大雨稍有积水，淹了井栏盖。他兴许赶路，雨中视线不算好，车速再稍快一些，车轮滚到井栏盖上，很容易滑脱。

他的电单车失控，是横着侧滑出去，摔倒在路旁。他的雨衣破了，失控带来腿与胳膊外伤，以及突然惊吓，似乎让他面目忽然狰狞起来，扭曲变形。他试着斜着身体努力站起来，身体疼痛，让他重新坐下来。

大雨中，他湿透了。挂在电单车上的塑料袋飞了出去。里面装的几个玻璃瓶一起滚落碎裂着，路面上散着玻璃片。

稍顿，他抹抹雨水中的脸，尝试着开始慢慢起身。首先拉起摔倒的电单车，扶着推到路边泊车位。转身，有些踉跄地朝慢车道路中走去。然后弯腰，开始捡掉落在地上一片片碎裂的玻璃片。因为一只腿刚刚受伤，侧着蹲下，将重心压在另一只腿上。

见状，我举伞下楼。雨下得很大，递给他一把伞，他一愣然后笑笑，“湿透了，不用打伞了。”见他捡得仔细，也去帮忙。“不用你，别伤着手，雨大，你回去吧，谢谢。”他将那些玻璃片捡起，重新放到塑料袋里，扎起来，提着，送到路边垃圾桶。

他回到刚摔倒的路面，四周看看，又检查一次，朝我微笑一下，转身离去。“不打车？”“不了，都湿透呢，打车影响人家，还是坐公交去吧。”看见大雨中他走起路来，有些跛。背影渐渐远去。

大雨继续下着，路上行人少，似乎这里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。只不过看见泊车雨棚里，那辆电单车正滴着水。文/杨钧